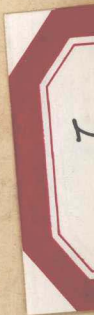


龍鬚溝
老舍



662.1
2134/1

I234.7
2

龍鬚溝

三 幕 劇

老 舍 著

序

『龍鬚溝』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一種是按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種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舞台本。現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對話與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實起來，爲的教找不到舞台本的也可以勉強照這個本子排演。因爲我只借用了一部分材料，所以這一本在情節上還不與舞台本完全相同。至於舞台佈景的說明，在原稿中本來沒有，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過來。我應當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致謝！

此書原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今略加修正，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老舍 於北京，一九五三年一月。

登場人物

王大媽——五十歲的寡婦，吃苦耐勞，可是胆子小，思想舊。她的大女兒已出嫁，二女兒正在議婚。母女以鑲鏡子的洋鐵邊兒和針線活爲業。簡稱大媽。

王二春——王大媽的二女兒，十九歲。她認識幾個字，很想嫁到別處去，離開這臭溝沿兒。簡稱二春。

丁四嫂——三十歲左右，心眼怪好，嘴可厲害，有點嘴強身子弱。她的手很伶俐，能作活掙錢。簡稱四嫂。

丁四爺——三十歲左右，四嫂的丈夫，三心兩意的，可好可壞；蹬三輪車爲業。他因厭惡門外的臭溝，工作不大起勁。簡稱丁四。

丁二囑子——十二歲，丁四的兒子，不上學，天天去撿煤核兒，摸螺螄什麼的。簡稱二囑。

丁小妞——二囑的妹妹，九歲。不上學，隨着哥哥亂跑。簡稱小妞。

程瘋子——四十多歲。原是相當好的藝人，因受壓迫，不能登台，搬到貧民窟來——可還穿着長衫。他有點神神氣氣的，不會以勞力換錢，可常幫忙別人。他會唱，尤以數來實見長。簡稱瘋子。

程娘子——程瘋子的妻，三十多歲。會作活，也會到曉市上作小買賣，雖常罵丈夫，可是甘心養活着他。瘋子每稱她爲『娘子』，即成了她的外號。簡稱娘子。

趙老頭子——六十歲，沒兒沒女，爲人正直好義，靠作泥水匠吃飯。簡稱趙老。

劉巡長——四十來歲。能說會道，善於敷衍，心地很正。簡稱巡長。

馮狗子——二十五歲。給惡霸黑旋風作狗腿。簡稱狗子。

劉掌櫃——小茶館的掌櫃，六十多歲，簡稱掌櫃。

地痞一人。

警察二人。

青年一人。

羣衆數人。

第一幕

時：北京解放前，一個初夏的上午。昨夜下過雨。

地：龍鬚溝。這是北京天橋東邊的一條有名的臭溝，溝裏全是紅紅綠綠的稠泥漿，夾雜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貓、死狗、和偶爾發現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糞便，都聚在這裏一齊發霉。不但溝水的顏色變成紅紅綠綠，而且氣味也教人從老遠聞見就要作嘔，所以這一帶才俗稱爲『臭溝沿』。溝的兩岸，密密層層的住滿了賣力氣的，要手藝的，各色窮苦勞動人民。他們終日終年乃至終身，都掙扎在那骯髒腥臭的空氣裏。他們的房屋隨時有倒塌的危險，院中大多數沒有廁所，更談不到廚房；沒有自來水，只能喝又苦又鹹又發土腥味的井水；到處是成羣的跳蚤，打成團的蚊子，和數不過來的臭蟲，黑壓壓成片的蒼蠅，傳染着疾病。

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個的變成泥塘，而且臭溝的水就漾出槽來，帶着糞便和大尾巴蛆，流進居民們比街道還低的院內，屋裏，淹濕了一切的東西。遇到六月下連陰雨的時候，臭水甚至帶着死貓、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姐在滿屋裏蠕動着，人就彷彿是其中的一個蛆蟲，也悽慘的蠕動着。

景：龍鬚溝的一個典型小雜院。院子不大，只有四間東倒西歪的破土房。門窗都是東拼西湊的，一塊是老破花格窗，一塊是『洋式』窗子改的，另一塊也許是日本式的舊拉門兒，上邊有的糊着破碎不堪發了霉的舊報紙，

有的乾脆釘上破木板或碎蓆子，即或有一半塊小小的破玻璃，也已被塵土、煤烟子和風沙等等給弄得不很透亮了。

北房是王家，門口擺着水缸和幾個破木箱，一張長方桌放在從雲彩縫裏射出來的陽光下，上邊晒着大包袱。王大媽正在生着鍋活和作飯兩用的小煤球爐子。東房，右邊一間是丁家，屋頂上因為漏雨，蓋着牛領破蓆，用破磚壓着，繩子拴着，簷下掛着一條舊車胎，門上掛着補了補釘的破紅布門帘，門前除了一個火爐和幾件破碎三輪車零件外，幾乎是一無所有。左邊一間是程家，門上掛着下半截已經脫落了的破竹簾子，窗戶上糊着許多香烟畫片，門前有一棵發育不全的小棗樹，藉着棗樹搭起一個小小的喇叭花架子。架的下邊，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程娘子正在用掄來的柴棍兒燒火，蒸窩窩頭，給瘋子預備早飯。（這一帶的勞動人民，大多數一天只吃兩頓飯。）柴灶的後邊是塌倒了的半截院牆牆角，從這裏可以看見遠處的房子，稀稀落落的電線桿子，和一片陰沉的天空。南邊中間是這個小雜院的大門，又低又窄，出來進去總得低頭。大門外是一條狹窄的小巷，對面有一所高大而破舊的房子，房角上高高的懸着一塊金字招牌『當』。左邊中間又是一段破牆，左下是趙老頭子所住的一間屋子，門關着，門前放着泥瓦匠所用的較大工具，一條長凳，一口倒放着的破缸，缸後堆着垃圾，碎磚頭。娘子的香烟攤子，出賣的茶葉和零星物品，就暫借這些地方晒着。滿院子橫七豎八的繩子上，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脚下全是濕泥，有的地方墊着爐灰，磚頭或木板。房子的牆根牆角全發了霉，生了綠苔。天上的雲並沒有散開，烏雲在移動着，太陽一陣露出來，一陣又藏起去。

幕啓 門外陸續有賣青菜的、賣豬血的、賣豬肉的、賣豆腐的、剃頭的、買破爛的和「打鼓兒」的聲音，還有買菜還價的

聲吵聲，附近有鐵匠作坊的打鐵聲，和織布聲，作伴。鐵盆洋鐵壺的敲打聲。

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燒火。小妮子從大門前的牆根搬過一些磚頭來，把院子鋪出一條走道。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門口淘屋子裏滲進去的雨水。二春抱着幾件衣服走出來，仰着頭正看剛露出來的太陽，把衣服搭在繩子上晒。大媽從生好了煤球爐子，仰頭看着天色，小心翼翼的抱起桌上的大包袱來，往屋裏收。二春正走到房門口，順手接進去。大媽從門口提一把水壺，往水缸走去，可是不放心二春抱進去的包袱，眼睛還盯在二春的身上。大媽用水瓢由水缸裏取水，置壺爐上。坐下，開始作活。

四嫂（遞給妮子一盆水）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摔了盆，看我不好揍你一頓！

小妮 你怎麼不管哥哥呢？他一清早就溜出去，什麼事也不管！

四嫂 他？你等着，等他回來，我不揍扁了他才怪！

小妮 爸爸呢，乾脆就不回來！

四嫂 甭提他！他回來，我要不跟他拚命，我改姓！

瘋子（在屋裏，數來寶）叫四嫂，別去拚，一日夫妻百日恩！

娘子（把隔夜的窩頭蒸上）你給我起來，屋裏精濕的，躺什麼勁兒！

瘋子 叫我起，我就起，尊聲娘子別生氣！

小妮 瘋大爺，快起呀，跟我玩！

四嫂 你敢去玩！快快的倒水去，弄完了我好作活！晌午的飯還沒轍哪！

瘋子（穿破夏布大衫，手持芭蕉扇，一動的擺，似欲趕走臭味，出來，向大家點頭）王大媽！娘子！列位大嫂！姑

娘們！

小姐（仍不肯去倒水）大爺！唱！唱！我給你打傢伙！

四嫂（過來）先幹活兒！倒在溝裏去！（姐子出去。）

娘子 你這麼大的人，還不如小姐子呢！她都幫着大人作事，看你！

瘋子 娘子差矣！（數來寶）想當初，在戲園，唱玩藝，掙洋錢，歡歡喜喜天天像過年！受欺負，丟

了錢，臭鞋，臭襪，臭溝，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竅冒黑烟！（弄水洗臉。）

娘子 你呀！我這輩子算倒了霉啦！

四嫂 別那麼說，他總比我的那口子強點，他不是這兒（指頭部）有點毛病嗎？我那口子沒毛病，就

是不好好的幹！拉不着錢，他泡蘑菇；拉着錢，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

瘋子（一邊擦臉，一邊說）我這裏，沒毛病，臭溝熏得我不愛動。

外面有吆喝豆腐聲。

瘋子 有一天，溝不臭，水又清，國泰民安享太平。（坐下吃窩頭。）

小姐（進來，模仿數來寶的竹板聲）呱呱呱呱呱呱。

娘子（提起香烟籃子）王大媽，四嫂，多照應着點，我上市去啦。

大媽 街上全是泥，你怎麼擺攤子呢？

娘子 我看看去！我不弄點錢來，吃什麼呢？這個鬼地方，一陰天，我心裏就堵上個大疙疸！趕明

兒六月連陰天，就得瞪着眼挨餓！（往外走，又立住）看，天又陰得很沉！

小妞 媽，我跟娘子大媽去！

四嫂 你給我乖乖的在這裏，哪兒也不准去！（掃階下的地。）

小妞 我偏去！我偏去！

娘子 （在門口）娘子，你等着，我弄來錢，一定給你帶點吃的來。乖！外邊呀，精濕爛滑的，滑到

溝裏去可怎麼辦！

瘋子 叫娘子，勞您駕，也給我帶個燒餅這麼大。（用手比，有碗那麼大。）

娘子 你呀，呸！燒餅，我連個芝麻也不會給你買來！（下。）

小妞 瘋大爺，娘子一罵你，就必定給你買好吃的來！

四嫂 唉，娘子可真有本事！

瘋子 誰說不是！我不是不想幫忙啊，就是幫不上！看她這麼打裏打外的，我實在難受！可是……

唉！什麼都甭說了！

趙老 （出來）哎喲！給我點水喝呀！

瘋子 趙大爺醒啦！

二春 （跑過去）怎樣啦？怎樣啦？

大媽 只顧了窮忙，把他老人家忘了。二春，先坐點開水！

二春（往回跑）我找余子去。（入屋中。）

四嫂（開始坐在凳上作活）趙大爺，您要點什麼呀？

瘋子 丁四嫂，你很忙，伺候病人我在行！

二春（提余子出來，將壺中水倒入余子，置爐上，去看看缸）媽，水就剩了一點啦！

小妞 我打水去！

四嫂 你歇着吧！那麼遠，滿是泥，你就行啦？

瘋子 我弄水去！不要說，我無能，沏茶灌水我還行！幫助人，真體面，甚麼活兒我都幹，

大媽（立起）大哥，是發癢子吧？

趙老（點頭）唉！剛才冷得要命，現在又熱起來啦！

瘋子 王大媽，給我桶。

大媽 四嫂，教姪子幫幫吧，瘋子笨手笨脚的，再滑到臭溝裏去！

四嫂（遲頓了一下）姪子，去吧！可留點神，慢慢的走！

小妞 瘋大爺，咱們倆先抬一桶；來回二里多地哪！多了抬不動！（找到木棍）你拿桶。

二春（把桶遞給瘋子）不脫了大褂呀？省得澆上泥點子！

瘋子（接桶）我裏邊，沒小褂，光着脊梁不像話！

小妞 呱呱呱呱呱呱。（同瘋子下。）

我渴！找個大夫看看吧！

趙老 有錢，我也不能給大夫啊！唉！年年總有這麼一場，還老在這個時候！正是下過雨，房倒屋塌，有活作的時候，偏發瘧子！打過幾班兒呀，人就軟得像棉花！多麼要命！給我點水喝呀，

我渴！

大媽 二春，搗搗火！

趙老 善心的姑娘，行行好吧！

四嫂 趙大爺，到藥王廟去燒股香，省得瘧子鬼兒老跟着您！

二春 四嫂，蚊子叮了才發瘧子呢。看咱們這兒，蚊子打成團。

大媽 姑娘人家，少說話，四嫂不比你知道的多！（又坐下。）

二春 （倒了一黃砂碗開水，送到病人跟前）您喝吧，趙大爺！

趙老 好姑娘！好姑娘！這碗熱水救了老命嘍！（喝。）

二春 （看趙老用手趕蒼蠅，借來四嫂的芭蕉扇給他搗）趙大爺，我這可真明白了姐姐爲什麼一去不回頭！

大媽 別提她，那個沒良心的東西！把她養大成人，聘出去，她會不來看我一眼！二春，你別再跟她學，扔下媽媽沒人管！

二春 媽，您也難怪姐姐。這兒是這麼髒，把人熏也熏瘋了！

大媽 這兒髒，可有活兒幹呢！九城八條大街，可有哪兒能像這裏掙錢這麼方便？就拿咱們左右的

鄰居說，這麼多人家裏只有程瘋子一個閒人。地方乾淨有什麼用，沒的吃也得餓死！

二春 這兒掙錢方便，丟錢也方便。一下雨，擺攤子的擺不上，賣力氣的出不去，不是瞪着眼挨餓？臭水往屋裏跑，把什麼東西都淹了；哪樣不是錢買的？

四嫂 哼，昨兒個夜裏，我蹲在炕上，打着傘，把這些背心頂在頭上。自己的東西弄濕了還好說，弄濕了活計，賠得起嗎！

二春 因為髒，病就多。病了耽誤作活，還得花錢吃藥！

大媽 別那麼說。俗語說得好：『不乾不淨，吃了沒病！』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還沒敢抱怨一回！

二春 趙大爺，您說。您年年發瘧子，您知道。

大媽 你教大爺歇歇吧，他病病歪歪的！我明白你的小心眼裏都驚着什麼壞呢！

二春 我驚着什麼壞？您說！

大媽 哼，沒事兒就往你姐姐那兒跑。她還不唧唧咕咕，說什麼龍鬚溝髒，龍鬚溝臭！她也不想，這是她生身之地；剛離開這兒幾個月，就不肯再回來，說一到這兒就要吐；真造罪呀！甬你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我！我不再上當，不再把女兒嫁給外邊人！

二春 那麼我一輩子就老在這兒？連解手兒都得上外邊去？

大媽 這兒不分男女，只要肯動手，就有飯吃；這是真的，別的都是瞎扯！這兒是寶地！要不是寶

地，怎麼越來人越多？

二春 沒看見過這樣的寶地！房子沒有一間整的，一下大雨就砸死人，寶地！

趙老 姑娘，有水再給我點！

二春 （接碗）有，那點水都是您的！

趙老 那敢情好！

大媽 您不吃點什麼呀？

趙老 不想吃，就是渴！

四嫂 發瘡子傷氣，得吃呀，趙大爺！

二春 （端來水）給您！

趙老 勞駕！勞駕！

二春 不勞駕！

趙老 姑娘，我告訴你幾句好話。

二春 您說吧！

趙老 龍鬚溝啊，不是壞地方！

大媽 我說什麼來着？趙大爺也這麼說不是？

趙老 地好，人也好。就有兩個壞處。

二春 哪兩個？

四嫂 （拿簪子湊過來）您說說！

趙老 作官的壞，惡霸壞！

大媽 大哥，咱們說話，街上聽得見，您小心點！

天陰上來，陽光被雲遮住。

趙老 我知道！可是，我才不怕！六十歲了，也該死了，我怕什麼？

大媽 別那麼說呀，好死不如癩活着！

趙老 作官兒的壞……

劉巡長，腰帶在手中拿着，像去上班的樣子，由門外經過。

大媽 （打斷趙的話）趙大爺，有人……（二春急跑到大門口去看）二春，過來！

二春 （在門口）劉巡長！

四嫂 （跑到門口）劉巡長，進來坐坐吧！

巡長 四嫂子，我該上班兒了。

四嫂 進來坐坐，有話跟您說！

巡長 （走進來）有什麼話呀？四嫂！

四嫂 您給二媽子……

大媽 啊，劉巡長，怎麼這麼閒在呀？

巡長 我正上班兒去，四嫂子把我叫住了。（轉身）趙大爺，您好吧？

大媽 哪兒呀，又發上瘡子啦！

巡長 這是怎麼說的！吃藥了嗎？

趙老 我才不吃藥！

巡長 總得抓劑藥吃！你要是老不好，大媽，四嫂都得給您端茶送水的……

二春 不要緊，有我伺候他呢！

巡長 那也就誤作活呀！這院兒裏誰也不是有三有倆的。就拿四嫂說，丁四成天際不照面……

四嫂 可說的是呢！我請您進來，就爲問問您給二嘎子找個地方學徒的事，怎麼樣了呢？

巡長 我沒忘了，可是，唉，這年月，物價一天翻八個跟頭，差不多的規矩買賣全關了門，您叫我

上哪兒給他找事去呢！

大媽 唉，劉巡長的話也對！

四嫂 劉巡長，二嘎子呀可是個肯下力，肯吃苦的孩子！您就多給分分心吧！

巡長 得，四嫂，我必定在心！我說四嫂，教四爺可留點神，別喝了兩盅，到處亂說去！（低聲）

前兒個半夜裏查戶口，又弄下去五個！硬說人家是……（回頭四望，作「八」的手式）是這個！多半

得……唉，都是中國人，何必呢？這玩藝，我可不能幹！

趙老 對！

四嫂 聽說那回放跑了倆，是您幹的呀？

巡長 我的四奶奶！您可千萬別瞎聊啊，您要我的腦袋搬家是怎着？

四嫂 您放心，沒人說出去！

二春 劉巡長，您不會把二嘎子薦到工廠去嗎？我還想去呢！

四嫂 對，那敢情好！

大媽 二春，你又瘋啦？女人家上工廠！

巡長 正經工廠也都停了車啦！您別忙，我一定給想辦法！

四嫂 我謝謝您啦！您坐這兒歇歇吧！

巡長 不啦，我呆不住！

四嫂 歇一會兒，怕什麼呢？（把瘋子的板凳送過來，劉只好坐下。）

趙老 我剛才說的對不對？作官的壞！作官的壞，老百姓就沒法活下去！大小的買賣，工廠，全教他們接收的給弄爬下啦，就剩下他們自己肥頭大耳朵的活着！

二春 要不窮人怎麼越來越多呢！

大媽 二春，你少說話！

趙老 別的甬說，就拿咱們這兒這條臭溝說吧，日本人在這兒的時候，咱們捐過錢，爲挖溝，溝挖